

目 录

怀念伯父赵铁桥·····	(1)
为辛亥革命牺牲的谢春山·····	(12)
朱德在香水山寺题诗·····	(15)
兴文县长郑绍尧盛衰目击记·····	(19)
县长孔学凡覆灭记·····	(22)
解放古宋·····	(30)
解放后古宋第一任县长张开道·····	(32)
计破云霞洞 智擒赵礼隆·····	(34)
九丝城夔人起义风云·····	(38)
从兴文农职校到兴文中学·····	(43)
忆大坝私立晏州中学·····	(50)
画家黄雨膏·····	(54)
兴文县三名黄埔军校学生的诗·····	(63)
五十年代的工商联·····	(65)
工商界知名人士李银舟·····	(68)
兴文县第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创建	
——新胜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简介·····	(78)
兴文农会政权的建立·····	(82)
兴文“八景”诗·····	(85)

怀念伯父赵铁桥

赵光裕

我的伯父赵铁桥，生于1887年，（清光绪十三年），四川永宁金鹅池人（今兴文县金鹅乡）。年十余，由成都叙泸中学转自流井树人学校读书。伯母黄慎仪是早期京津同盟分会会员。

伯父同三姑父黄方（民初任川南军政府总司令，今叙永兴隆乡人）。五姑父杨维（民初任四川军事巡警总监，今兴文县金鹅乡人）。都是早期同盟会员，他们对辛亥革命都有所建树，时人称之为“永宁三杰”。

历史进入二十世纪初年，摆在中国人民面前最急切的任务是集中力量打倒帝国主义走狗——清朝政府。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登上了政治舞台，提出了用武力推翻卖国清政府的主张。

一九〇七年（清光绪卅三年），熊克武、黄复生两先生，在日本受同盟会总理孙中山先生的派遣到四川来发动革命。杨维姑父是在日本参加同盟会的，早与熊黄相识。革命党人熊克武、黄复生、黄子休、谢奉琦、余英、杨维、邓西林、杨兆蓉等先生在同盟会设在泸州的秘密机关中聚议。余英与邓西林两先生提议：永宁黄方有小孟尝之称，任侠好义。若在川南发动革命，如得相助，事必举。杨维、黄方两姑父虽是至戚、但却未晤面。杨兆蓉先生与黄方姑父是川南经纬学堂同学。于是熊克武、黄复生、杨兆蓉、杨维诸先生一同到永宁兴隆场黄方姑父家中，畅谈三日夜，促黄方姑父参加革命。黄感叹道：“中山先生真先觉

者、吾意决矣！”于是加入同盟会。这之后，他们相邀赴永宁金鹅池会见伯父，此时正值他由自流井树人学堂放暑假归家，亦自愿加入同盟会。

革命党人在金鹅池小地名水沟头我家老宅集结。因我的祖父赵宅安思想比较开明、对自己的儿子女婿参加革命虽甚担忧、但却未阻挠。相传辛亥革命成功、永宁军政府成立的消息传到金鹅，他还感叹道：不图今日，复见汉家旌旗！又况祖父是满清团总，大可掩人耳目。革命党在我家密议数日，决定在永宁发动起义。

当时，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策略是：“着重联络会党和新军力量，发动武装起义。”黄复生先生在晚年曾有这样一段回忆：“那时（1907年）一切从零开始，要搞武装起义得先有个据点。谢奉琦建议夺宜宾作为根据地，那是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的：首先是同盟会在川南发展很快，革命思想迅速传播，1907年杨庶堪（沧白）先生、朱之洪（叔痴）先生先后到永宁中学任教，与泸州同盟分会一道宣传革命，开展川南一带的革命活动；其次是会党势力有基础，其首领人物都乐为我用；第三是宜宾地势险要、为川、滇、黔三省要冲，有进守之利。”根据这些情势，金鹅会议选择永宁首义是很有必要的。

当时的永宁中学堂（今叙永师范）是同盟会党人杨庶堪任校长，朱之洪、向楚（仙乔）在该校任教，他们向学生传播革命思想，学校风气一扫阉墨樊篱为之活跃。永宁中学堂是当时清王朝基于国内外形势和各方面的压力，实行废科举、变学制应运而生的新学堂。该校是川南也是全川在当时开理化课为数很少的学校之一。理化教师是延聘的日本人外之修三，他的翻译柴可白同杨庶堪先生暗通声气，杨对柴可以运用自如。于是金鹅会议决定制炸弹的化学药品如苯甲硝酸和器械、均是杨庶堪先生在永宁中学理化仪器室伺机取给。制造炸药的地点是在离永宁城四十余里的兴隆场小地名鹤鸣池的黄方姑父家中。参加其事的革命党人

有熊克武、黄复生、税锡畴、易曼耕、黄方、杨维和伯父等人。熊克武、黄复生两先生于1905年（清光绪卅一年）在日本横滨，经孙中山先生介绍与梁慕光学制炸药，前后搞了两三个月，学会了由银和汞等制炸药的方法。药品和器械由杨庶堪先生分两批派学生刘经文、号裕光，（今兴文县观音寺人）陶子琛（今兴文县大坝人）送到黄方姑父家中。杨维带姑父献出白银一錠开始了制炸药的操作。炸弹铁壳由税锡畴先生到黄方姑父家的一个住在兴隆场青山崖能铁工工艺的佃户家中监制，不久制出一批炸药和炸弹。

在一次制炸药的过程中，黄复生先生用刀尖在玻璃瓶中收药不慎，炸药轰然爆炸，威力很大，惊动四邻，被土豪劣绅密报，永宁厅官邓元穗，密令清军辑拿革命党人。杨庶堪先生以中学校长的身份周旋于上流社会，这个消息被他在一次宴会上探知，立即派学生陶子琛星夜送信到兴隆场黄方姑父家，要党人迅速转移。当晚，熊克武、黄方、杨维诸先生同伯父等革命党人采取紧急处置，首先将被炸伤的黄复生先生、派妥人护送离永宁就医，又将制成的炸弹、炸药收储，运到泸州隐藏，为将来的革命起义作出准备。黄复生先生原名树中号理君，四川隆昌县龙市镇人，因此次大难不死、改名复生。

永宁起义虽因炸药爆发浅漏战机而功败垂成，却谱写了四川辛亥革命史上的光辉篇章。

当时，同盟会中央指示的方针是：“因地制宜、互相联络，联络哥老（会），适时起义。”同盟会本身无武装力量，主要依靠联络会党策动清军起义。联络的路线是分三路：一路是宜宾由谢奉琦负责、二路是泸州由余英负责、三路是永宁由黄方负责，熊克武则奔走其间，除负责组织联络工作外并对川滇黔三省倾向革命而又有声望的人物作争取团结的工作。

于是，在永宁集结的革命党人，在炸药爆炸事件后，按指示开展活动。熊克武、黄方两先生由兴隆场赴建武九丝城

联络殷吉祥，路经大坝时，又启发陶子琛的叔父陶秋潭参加革命。殷吉祥是川滇边区极有声望的袍界领袖，在南六县和扎西（今云南省威信县）镇雄一带很有号召力，他与泸州的袍界领袖余英、都是当时同盟会所重视的人物。会晤中、熊黄以民族大义相勸勉、殷甚感悟、并愿联络江安的刘安邦对革命事业共同努力！

于是伯父被委派到江安。当时川东和川南的革命党人的计划是：“欲据江安、通永宁引山中军出，会攻泸州而东下重庆。决成九月三十日袭江安。”伯父同革命党人在犍为铁山开会，经推选，与程德藩先生共任江安指挥。九月十九日，伯父偕程先生持炸弹十枚，过宜宾，取军用票及党旗入江安城，乔居旅店。：夜十二时东门内发信号、真武山巡防军数百人攻东门，绿林千余人攻西门。夜半、火光烛天，枪声在城外打响，城内大哗。革命军与清军激战至黎明，终因敌众我寡举义未成。伯父同程先生于黎明后出江安城赴泸州、将激战后所余下的炸弹藏于小市绦子街邓西林先生家。

1908年（清光绪卅四年）春，熊克武、谢持、黄方、杨维、章致祥诸先生，在成都策划，欲趁慈禧太后寿诞之日，清吏聚庆时，以炸弹聚歼。伯父闻讯急往助力、至隆昌即闻事败。聚歼清吏事，不料被叛徒张孝先、吕定方出卖。黄方、杨维、章致祥等“六君子”被捕入狱。清川督赵尔丰下令搜捕余党、程德藩先生在嘉定被捕杀，在宜宾、屏山也捕杀了若干革命党人。伯父幸免于难，返归树人学校，校长囑两学生护送到忠县。第二年、返归树人学校毕业。

“六君子”分监于成都府狱及成都华阳两县狱。伯父不顾个人安危到成都探“六君子”。以重金贿赂狱吏，得以为“六君子”及党人密通消息。熊克武先生在广安起义失败受伤，来到成都被清吏侦悉，清军闭城严密搜捕。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刻，伯父又以重金贿赂狱吏，将熊先生当作“犯人”收监，使熊先生竟能

在狱中同杨维夫妇等革命党人痛饮七日，待捕稍懈才离监狱出成都。

革命屡起屡扑，伯父认为党人有行动，无宣传、故易败。于是创办《游艺报》借文艺鼓吹革命。黄方姑父在狱中撰稿、伯父于外刊印发行。《游艺报》发行数期，声名渐露，清吏侦得，对江安劫城的胡裕斌（赵铁桥的化名）进行搜捕。

伯父因清军捕急又谋救“六君子”则离成都潜往北京。求助在京的四川籍京官如御史赵先生（赵熙系四川荣县人）等人。赵先生为清庭开党禁，前后上奏三摺，俱留中不发。

此时，北京、天津的党人约千数百，无统一组织，各自为战。伯父同张煊、罗伟章、杜黄裳、陈兆民，黄子宾诸先生组织“京津同盟分会”，又曾先后与汪精卫、吴稚晖、张静江、田梓琴、李石曾诸先生合创《国光新闻》社及天津《民意报》揭发清庭暴政。两报均由伯父主谋筹划、兼任发行、不计劳怨、克尽厥职。

1909年（清宣统元年）同盟会所组织的多次武装起义，如黄克强先生在镇南关（今友谊关）、孙中山先生在广州发动的起义均遭失败，不少同志壮烈牺牲。同盟会党人意志消沉，革命进入低潮。为了鼓舞士气，改变局势，许多同盟会党人积极密谋杀几个满清重臣。经同盟会中央决定：集中力量刺杀当时的摄政王载沣。孙中山先生指示：黄复生等赴北京待命，由黄专制炸弹。参与此事的除伯父外尚有喻培伦、黎仲实、汪精卫，陈璧君先生。因黄复生、喻培伦两先生在摄政王每日上下朝必须经之什刹海旁的甘水桥下埋设以电雷管引爆的炸弹，由于目测不准，埋设时才发觉电线短了几尺，接合不拢，正拟将炸弹等物收拾，准备另待机会。无地，犬吠声起，仔细看，昏暗中发现一人在桥边拉大便，正待避让，载府大门突然大开，载沣由随从簇拥而来。黄、喻两先生只好弃弹而撤。等到第二天深夜二人复往视之，炸弹已被取走。他们分析，若被清军取走定会大肆追捕搜查，若是风平

浪静定是解大便者或他人取走了。殊不知，敌人非常狡诈，发现炸弹后，严密封锁消息，先请外国使馆专家对炸弹进行鉴定。结论是：炸弹的炸药制造技术高超，绝非中国境内产物，但炸弹外壳很大且制造粗糙，并连有螺丝，系就地制造。清政府根据这一线是，找到制炸弹铁壳的铁工厂，逮捕了老板，供出制铁壳的人。于是黄复生、汪精卫两先生同时被捕。清庭因此对革命党人加紧搜捕，北京党人多亡匿。伯父设秘密机关于延旺庙街、召诸亡匿者，出南下洼，会陶然亭，密计事，自以为常。

一九一一年（清宣统三年），武昌起义成功，革命军攻陷武汉三镇，声势浩大，威摄清庭。武昌起义二十余日，清庭开党禁，汪精卫、黄复生出狱；又二十余日成都光复，“六君子”出狱。但清王朝并未彻底垮台，革命斗争仍很艰巨。清王朝基于革命声势，在摇摇欲坠之时欲与革命党议和，起用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并授与南北议和全权。禁卫军总理兼军咨处付办良弼反对，新组宗社党，目的在拥护清室阻挠共和。良弼又会同冯国极烈璋攻下已被革命军占领的汉阳，气焰更为嚣张，武昌危在旦夕，南北议和中断。不除良弼战祸难息。

彭家珍先生仰天长叹：“不杀此人，共和绝望也，良弼显力，我独当之！”

彭家珍先生是四川金堂县人，伯父同黄以镛先生介绍他入“京津同盟分会”。为使彭能完成刺杀良弼的决心，伯父用革命党的经费资助彭的活动。因刺良弼的需要，彭要交往满清显要，需身着华服，乘漂亮的马车，挥金如土，革命党人因不知伯父用意竟成误会。彭先生谋杀良弼的计划周密后，他向伯父和黄以镛先生写了一封悲壮的绝命书：其结尾是：“……山河破碎、大陆将沉，祖逖闻鸡，刘琨击楫、楼船风利、正当努力中原。并寄来相片二、异日神州光复、厘整天衢、二兄触目兴怀，当思我辈痛饮黄龙、亦犹有同心合志之故人，含笑于九京乎！”

彭先生准确探悉良弼行踪，嘱仆人伍焕章于其晨将衣物运交

天津《民意报》馆，身著标统制服，腰佩军刀、打扮成一位威武的军官，乘车直入前门，先到军咨府后到良弼旧宅，均未找到良弼。遂乘车直抵红罗厂良弼新宅，守门人称，良弼赴摄政王府未归，彭先生则在门外等候。不久良弼乘车回来了，彭伪称有事求见，趁良弼不备，掷一弹未中，又掷一弹，轰然一声，阶石俱裂。良弼被炸断左股、晕然卧地，于次晨死于医院。彭先生亦被炸弹震裂的巨石击中头部，当场壮烈牺牲。正如他在绝命书中所言：况炸丸猛烈、玉石俱焚、杀人杀我，同归死路。”良弼既除，宗社党瓦解、给清庭以沉重致命打击，迫使清帝宣告退位，共和肇建！革命党人对伯父之所为才恍然大悟。

伯父主办《民意报》历四年，铮铮有声。袁世凯受任临时大总统，对革命党人采取残酷镇压，借以名利相利诱，曾多次示意收买《民意报》遭伯父抵制，袁的鬼蜮之心也暴露无遗。

1913年（民国二年）伯父与黄复生、谢持、黄以镛、贾涛诸先生组《侠团》，购掘地坑掘地道，欲炸天津督署，举兵讨袁。袁之军正执法处诬为《血志团》，布其罪有“匪首赵铁桥”语。并查封天津《民意报》。伯父离天津到上海与陈英士、张静江诸先生谋攻上海制造局，兵败，伯父亡去日本。

1915年（民国四年）伯父受孙中山先生委任为中华革命党四川支部长，兼筹北方讨袁军事；

1917年（民国六年）川、滇、黔军相攻，伯父由北京回成都调解。同年熊克武先生誓师重庆，约滇黔军北伐，伯父任四川靖国各军总司令部财政处长；

1919年（民国八年）任濬川源官银行总经理；

1923年至1924年间（民国十二、十三年）国民党改组，伯父数次至广州谒孙中山先生，陈川中党务军政，颇蒙嘉纳。

1925年（民国十四年）熊克武先生率川军至广州参加北伐，被蒋介石诬为“谋反”并诱捕熊先生囚禁于广州虎门要塞令

部，欲以军法处置。蒋对熊嫉妒下毒手，是蒋一贯消灭异己的惯技；熊曾任四川督军时，蒋羽毛未丰，孙中山先生曾介绍蒋介石、张群来四川谋事。熊安排张群为警察厅长，因鄙薄蒋的品德，熊一直未安排蒋职务。蒋遭冷遇只得离川，嫉恨之心犹存。伯父深知蒋的为人，为了营救熊先生，奔走于南京、南昌、广州国民党政上层活动，将蒋囚熊的真谛大白于世，使蒋难于下手。国民党元老邵力子先生于1925年10月12日的《邵力子为熊克武被扣交国民党中央议处致赵铁桥书》反映了当时之情势。后来蒋介石不得不释放熊克武先生。伯父亲临虎门迎熊出狱。老友相逢，感慨系之，对熊说：“颇忆成都假入狱否？今真出狱矣！吾为救“六君子”至北京。后一年迎汪、黄出狱，于今十余年而又迎君，往事从何可说，愿至今忘之。”因而相与苦笑，一同由广州至上海。

1927年（民国十六年）南京国民政府决定接收上海轮船招商局，委派伯父为招商局总办。

招商局始建于1873年（清同治十二年）由李鸿章向清政府借银七十万两，令朱其昂拟章试办，是清末中国最早设立的轮船航运事业。它名为商办，实为官商会办，大权归官方掌握。因管理混乱、加之帝国主义对华航运事业的排挤，一直难以维持。

1889年（清光绪十二年）盛宣怀奉命整顿，由“官商合办”改为“官督商办”，实际为了李鸿章、曾国藩、盛宣怀之家控制所有。1924年（民国十三年）李鸿章的长孙李国杰任招商局董事长，大权仍在李氏手中。民国既成立十余年，招商局竟为清朝重臣的后裔所把持，辛亥革命的不彻底和软弱性由此可想见。伯父受命入主办招商局，无疑威胁到这一批清朝残余孽臣的利益，他们对伯父怀恨在心，采取软硬兼施，大耍无赖的手段：一是若不以政府名义入局，数十万元（银洋）可立致，伯父不为金钱所诱；二是以劫持相威胁，伯父不畏强权屈服；三是造谣中伤，伯父不屑一顾，毅然接管了招商局。入局后进行了彻底的人

事改组，变更会计制度，订规章、清局产、理船栈。凡可以兴利除弊的事不管大小难易都办。改组后十月，营业收入激增。诸谋中伤者关其口而夺之气，尝草招商局根本改革计划，倡“商有国办”为帝国主义者所嫉恨。

李国杰虽仍为董事长，却徒有虚名，李对此非常不满。又况招商局几十年来一直为李家所把持，怎肯拱手让与他人。于是他们精心策划，绞计脑汗、采取内外勾结，谋杀伯父的阴谋由此而产生了。李国杰用重金收买刺客，并答应事成之后将招商局最大的一艘轮船“江安”号的用人权和全部收入归刺客所有。

1930年（民国十九年）七月廿四日上午八时半，伯父驱车到上海十六铺招商局上班，步入门，登石梯数阶，未尽登而枪声发，遭暗藏于门后的刺客暗害，时年仅四十四岁。

伯父遇难后，国民政府下令褒恤，给治丧费五千元，生平事迹宣付国史馆立传，指西湖地公葬。国民党元老谭延闿、于右任、孙科、叶楚傖诸先生亲自题词致哀。

伯父所遗子女均成人，现定居美、港、台三地。四堂兄赵光祜抗日战争时投笔从戎参加空军对日作战，抗战胜利后赴美国空军军官学校深造，后入美国籍。辛亥革命七十周年以来，多次回国参加辛亥革命和国庆纪念活动，荣幸地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1986年光祜来京参加国庆活动后来川，10月3日我随省委台办联络处长到成都双流机场迎接，当晚下榻锦江宾馆。我们弟兄一直畅谈到第二天凌晨一时许。四兄长光祜讲：彭家珍先生是民族的精英、年幼时母亲常以彭先生的事迹来鼓励我们，他牺牲前寄给父亲的信和相片，母父生前非常珍惜，至今仍妥善保存。因光祜归期紧迫，我们未能到舍堂拜谒彭大将军专祠拜礼会彭先生的亲属。在成都逗留三日回祖籍金鹅，瞻仰金鹅会议旧址，缅怀辛亥革命诸先烈。

当今社会主义祖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傲然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统一祖国、振兴中华是全民族最紧迫的任务。我希望伯

父在台湾的故旧，能以民族大义为重，为祖国早日实现和平统一作出贡献。

附 1 :

彭家珍致赵铁桥、黄以镛书

铁桥，斗寅兄珍重，谈心把臂，几历星霜，胶漆情投，鲍叔知我，生离犹悲，宁论死别。去矣去矣，来日大难，两兄努力，弟其长此终古也！夫虎穴探子，龙颌求珠，命等鸿毛，身游羿毂。设不幸而荆卿剑击庭柱，子房锥中副车，则伍孚刎颈，景清剥肤，宰割凌迟之惨，所不免也。即或鲸鲵翦戮，蛇豕就诛，卫士必将攫人，重门宫能飞渡？聂政抉眼，锡麟煎心，呼吸危亡，祸至无日。况炸丸猛烈，玉石俱焚，杀人杀我，同归死路。综此之端，弟宁有生还乎！呜呼！已矣，易水风寒，二兄不必为白衣冠之送矣！山河破碎，大陆将沉，祖逖闻鸡，刘琨击羯，楼船风利，正当努力中原。寄来相片二，异日神州光复，厘整天衢，二兄触目兴杯，当思我辈痛饮黄龙，亦犹有同心合志之故人含笑于九京乎！

——摘自邹鲁编著《中国国民党史稿》第四篇《列传》

附 2 :

邵力子为熊克武被扣交国民党中央

议处致赵铁桥书

一九二五年十月十二日

铁桥先生道鉴：广大船二十日晚抵广州，次日，见精卫先生，详谈一切。称锦帆此时，仍以暂留居为宜。案已决定交党部处分，必能慎重处理，生命决无危险，待遇更属优厚云云。蒋校

长现在前线，闻曾有表示，案交党部，彼不再过问。但东江未解决前，此案恐亦暂悬照此战况，必可速定）。弟不日将往平山谒蒋，晤面时，当再知详情。锦帆现在虎门，闻常下棋消遣，健康亦有进步。弟本拟亲往访问，但日内尚苦无暇。今日已以参茸并沪币一百元送陈雄夫（肇英）司令转交（附有兄致锦帆信），其余四百元，亦折合中央银行纸币，存此间军需处，听候锦帆随时支用。锦帆如有复书，当后寄呈。弟由前线往校时，仍拟前往一谈也。公安局释放各员，大致必已离省，此间羁留者，亦均安健。伯庸等行李，如有妥友领回，即可设法。余续陈。敬颂大安！邵力子鞠躬。

为辛亥革命牺牲的谢春山

——曾蔓生

在推翻满清封建王朝建立民国的革命斗争中，无数英雄志士抛头颅，洒热血，谱写了一曲曲雄壮的悲歌，长为后人所歌颂，所敬仰，可是也有不少的烈士为革命献出了鲜血，却是默默无闻；更有甚者，却留下了千古遗恨为“匪”的罪名，使后人长期蒙面，饮恨至今。我县大河乡（早属金鹅乡），在八十年前夺取永宁时被清庭逮捕杀害的谢春山，就是这样的志仕仁人。

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发展趋势迅猛异常，四川响应，几经起义均未成功，而革命党人更加斗志昂扬。一九〇七年金鹅地区的杨维、赵铁桥等积极策划武装准备夺取永宁城，因在黄方家制造炸弹时，不慎爆炸失密，声震四邻，清庭侦查甚严，被迫逃亡。一九一〇年武装攻取永宁城之举，谢春山就是在这次率队攻城失败后，惨遭杀害的。现将其情况介绍如下：

谢春山我县大河乡窑上人。生于一八七二年，家境较好，体格魁梧，性情豪放，在乡里读书后外出奔波，继而经商于重庆、叙府等地。一九〇五年回乡稍住后又外出，世人不知其详。一九〇九年返家，时而走亲访友，邻人也不知其所为；随后万坝田的郭景常秀才、落白亮的马浪安保正等过从甚密，大坝的杨湘南秀才亦常到其家密策，这才渐渐知道他们在组织地下活动，搞什么“同志会”、什么“共进会”啦，是奉谢奉琦之命，回桑梓策划武装暴动，先夺取永宁，再集中兵力打到成都，夺得永宁后，上级委任掌管永宁大权。因此，百姓呼喊他为谢大人，不知怎的，一时在一群孩童、小青年中，蹦蹦跳跳地唱起了歌谣：

我们有个谢春山，联合大坝杨湘南；
打进城中除熊狗（熊济川），春秋祠内把银搬。
打到成都去，杀掉屠夫赵尔丰；
打到北京去，消灭鞑子建共和。

还有些记不起了，谢的侄女说：那时我只有六七岁，啥子都不懂，也跟着上窑唱到下窑，娃娃们真是高兴极了！

人们不竟要问，地方当局为什么不过问？原来有识之士是不满清王朝的统治，地方豪绅则有川汉铁路的股权，满清下令收回官办，为争夺股权，就出现了保路同志会；因谢春山是本地的旺族，人称“谢半窑”，人多势大，又是搞同志会革命，地方豪绅不但不予过问，反而非常拥护；当组织队伍时，家有刀枪的，家有马匹的，全力调用。许可之的祖母曾对他说：家中有一匹高大的枣红马，也支持了革命；夺取永宁失败后，我看见这匹马拴在县衙门内坝上，当马看到我时，眼眶流着泪，双脚在地上刨，真令人痛心极了；……。据叙永县记载：“是役也，击毙匪军多名，缴获马匹辎重，……。引此证明其事外，亦可见百姓的反满的情绪激烈高涨。

一九一一年十月，几面义军大红旗插在要道上，迎风招展，飒飒威风，各路义军集驻窑上附近，约有千余人，仅有毛瑟枪、单针枪十余支，前膛火药枪百十支，自造的牛耳大炮一门，其余的则是大刀、戈矛等武器装备；还有一批是带盐宰子去挑浪子的，其余则是搞后勤的队伍，当大坝杨湘南率义军到达时，谢春山热情设宴招待，还送去十多头猪以犒赏其义军；第二天各路义军整装向永宁城进发，攻城时，见城门紧闭，只有清军在城上还击，原来前两天派进城内去联络内应的人，被城门守卫察觉，州官熊济文下令紧闭城门，增军严加防守外，一面用重金激励清军，一面派密探星夜潜赴泸州求援，当泸州援军到达永宁城时，熊济文马上指挥清军开城作战，同志军虽然顽强还战，终以武器低劣，人员缺少军事训练，借凭一时革命豪情，终遭失败。

当战斗紧张激烈时，义军头目之一的马浪安，亲自鸣放牛耳炮还击，在打第二炮时，加大了火药量，鸣放时炮身后挫，撞倒在地，口吐鲜血，急抬回家随即身亡。这门牛耳大炮，在撤退时，奋力抬回金鹅，埋藏在大巷子小沟旁边，由此可见当时群众的反清豪情。

攻城失败后，熊济文行文各乡通缉同志会，郭景常被俘坚贞不屈，终被绞杀；杨湘南退回大坝途中路宿金鹅时，被摇身一变的团阀赵吉人逮送永宁城里即遭斩首；谢春山逃回金鹅大河，隐藏于离家十里的曲耳湾流水岩附近的密林深处，谢的保镖黄天荣被虏投降，引敌前来把谢捕去，遭清军砍头于下桥，其胞弟四人被迫逃亡在外，一直音信渺无。

综上所述，谢春山他并不是“同志会匪”，而是革命的反满的同志军，为国家和人民献出宝贵生命，青史当名流千古。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却更激发了广大革命党人为推翻满清王朝统治者的更大革命行动！

一九九〇年五月二十四日

朱德在香水山寺题诗

王诵诗

香水山寺主持僧隆清，略通文墨，博闻强记，能识佛经、书写，长于辞令，不好诗词，她俗家姓王，与我同辈。一九七一年家严生病，她前来拜望，闲谈中说：丙辰年（公元一九一六年）赶集的第二天，有几十个武装人员在山门外，只有几个军官进庭察看，其中一个魁武的军官挥笔题诗壁上，临行前赠给寺庙一吊钱，是汇川恒出的一张一千文制钱票；贫僧稽首向前拜问施主尊姓？军官点头回答：朱德。壁上的题诗，后来被国民党别动队来用灰浆复盖了。一九六八年寺庙遭人拆毁，而今面貌全非。家严回答：当年我曾见壁上题诗，一手行书，书法如行云流水，刚劲有力，气势磅礴，落款仪龙朱德诗。鄂北李芝生题，可惜内容记不清了。隆清随即回答：三叔，我记得。于是便顺口流利背诵出来，当时我是一个十二岁的孩童听得入神，好奇记录，对写不起的或写错的字，隆清都认真地一一指点更正。

隆清，平时曾向一些青年传诵，她的圆寂后徒弟僧能蓬，记忆力强，文化程度不及师父，但也能背诵此诗。古宋友人根据能蓬口述，凭音、度义、定字有谬误，在一些地方进行流传。一九八二年九月十一日叙永县文化馆获悉，派员到古宋工商联组织社会贤达进行座谈，回忆护国军当年来古宋，百姓惊慌欲外逃，县知事亲自向百姓详说真情，朱德是护国军带兵讨伐袁世凯的，在纳溪作战有功，已晋升为旅长，这样人心才慢慢的稳定下来。朱旅长的部队住县议事会，（今县府街46号），议长梁邦洁、罗兴邦等官员常前往拜会，刘存厚的部队也住南华宫，在我县屯兵防

袭。

回忆此诗，书法流利，给世人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内容虽然记不起了，大家一致认为和尚不懂行书书法，很有可能误读为形近字。如已误已，溺误粥，棘误苏，索误牵；如果，照这样更正，全诗顺理成章，其诗意宽广，气魄雄伟。末尾一句的“镇”还是“正”有所争议。

叙永县长于古诗文而且有底深厚的知名人士曾今绥老师易改两字后，编入“叙永县名胜古迹一书问世。叙永县文化馆将曾诗送解放军总政，馆长刘克强亲手将诗送康克清同志鉴察后，康老派了两个负责整理朱德诗词的同志与刘交谈，确认为此诗符合早期朱德同志的思想实践，是朱老最珍贵的遗著。

此外，世人传抄此诗字词的错误，或主观地率改字词，曾向报刊投稿发表了的都有出入，既没有依据，又无章法可循，完全失去诗的真实性，主观意断率改诗的字词，皆不可取。

一九八五年我在古宋史协分会收集艺文时，发现此诗与老和尚所传有出入，因是压卷作品，经过调查，访问才弄清情况，曾与友人争论不休。最后，大家统一认为：古宋社会贤达座谈会的人都是精通古诗的，他们下了很大的功夫认真推敲。认为：“和尚误读为形近字”，这样理解是正确的，也是符合实际的。例：第三句的“胜”字和尚读“盛”而不是读“升”，订正后的诗意境更妙。例：第二句“总计”和第四句“任作”，经张恩久老师亲听僧能蓬口音，才恢复为王和尚所传“急济”与“漫作”后大家认可，已收入古宋艺文铅印成册。

一九八八年初，王映辉老师应僧能蓬要求，照铅印本书写于芙蓉寺壁上，游人参观者真是络绎不绝。一九八九年冬我参与中城镇十三位老年筹建“朱德同志诗碑”的活动，大家决定刻石立诗碑。一九九〇年二月承蒙大家委托我将诗的意思用白话语译出来，供世人研究学习。我接受任务后，自愧不懂诗文，感到政治责任大，心里深感不安，恐怕辜负老年同志的希望；于是决心熟